



诗意图重阳

□张丹

秋意浓，
菊正黄，
又逢重阳。

当金樽斟满岁月的醇厚，当笔墨蘸透山河的苍茫，当重阳的菊花酒与千年古诗在此刻交融，便让重阳这个秋日佳节，超越了物候的局限，升华为承载文明的坐标。有酒，重阳登高的壮阔便有了荡气回肠的酣畅；有诗，杯底菊花的清冽便有了穿透时空的底蕴。二者相携，才让每一个重阳，都成为镌刻在人们记忆里的文化盛宴。

重阳饮菊花酒的传统，在汉魏的烟尘中便有记载。那杯跨越千年的菊花酒，是古人对生命的敬畏与对时光的礼赞。据《西京杂记》所载，菊花初绽时采其茎叶，与黍米共酿，经四季轮转，至次年重阳启封饮用。此书又云：“九月九日，佩茱萸，食蓬饵，饮菊花酒，令人长寿。”菊花不仅串联起登高、插茱萸的民俗，更以醇香为引，埋下了重阳文化的第一粒火种。

魏晋南北朝的风，催生出文人阶层独特的精神风骨。重阳节也在此时被注入浓郁的雅趣，褪去了些许质朴，多了几分诗意的雕琢。登高时必赋诗篇，赏菊时定携酒盏，成了文人墨客笔下最动人的重阳图景。陶渊明在《九日闲居》

中写道：“余闲居，爱重九之名。秋菊盈园，而持醪靡由，空服九华，寄怀于言。”满园秋菊开得热烈，却无一杯佳酿相伴，陶公对重阳的偏爱与无酒的遗憾诉诸笔墨，让千年后的我们仍能感受到那份秋日里的清雅与怅惘。

盛唐气象，为重阳注入了磅礴的生命力。王维一句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”，以最质朴的笔触，道尽了千万游子的乡愁。那登高望远的身影，那遍插茱萸的期盼，在盛唐的月光下，化作跨越地域的情感共鸣。而孟浩然“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”的邀约，更将重阳的惬意与从容，融入盛唐的繁华——无需雕琢，无需刻意，只需一杯菊花，一片菊海，便足以诠释盛世的平和与洒脱。

王勃在《蜀中九日》中，以“他席他乡送客杯”道尽漂泊之苦。重阳佳节，本应是亲友团聚、共饮菊花的时刻，他却在异乡为友人饯行，酒杯中荡漾的，不仅是琥珀色的酒液，更是“人情已厌南中苦”的无奈酸楚。那酒，是对故土的眷恋，是对漂泊的无奈，一口饮下，便将半生流离咽进腹中。后来明代文森“何期今日酒，忽对

故园花”的喟叹，更令人动容——三年未归的游子，在重阳这天，猝不及防与故园的菊花相遇，杯中酒与眼前花，瞬间唤醒了所有关于故乡的记忆，万千乡愁，都在这一饮而尽的决绝中，得到了短暂却深刻的慰藉。

晚唐的风雨，让重阳的酒染上了家国忧思的沉郁。杜甫在夔州的重阳日，拖着病体登上江台，写下“重阳独酌杯中酒，抱病起登江上台”。彼时的他，已是暮年，身处乱世，“竹叶于人既无分”的无奈，让他竟嗔怪“菊花从此不须开”。这看似任性的抱怨，背后是山河破碎的痛彻心扉——他乡日落时玄猿的哀啼，霜前南飞的白雁，都化作对家人的思念，对“干戈”的愤懑。那杯未饮尽的酒，盛着的是一个文人的家国情怀，是历史长河中沉重悠长的一声叹息。

宋代的重阳，在文人笔下又添了几分细腻与温婉。李清照的“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”，将重阳的酒酿成了闺中的浅愁。玉枕纱厨的凉意里，她于黄昏独酌，菊花的清香沾满衣袖，却驱不散对丈夫赵明诚的思念。“人比黄花瘦”的喟叹，将个人的相思，融入秋日的萧瑟，化

作跨越千年的婉约绝唱。酒未酣，人已醉，醉在对爱情的坚守和对岁月的温柔回望。

而苏轼，则在重阳的酒中品出了生命的旷达。“与客携壶上翠微，江涵秋影雁初飞”，他与友人携酒登高，面对斜阳，坦然道出“酩酊但酬佳节了，登临不用怨斜晖”。相较于张可久“人老去西风白发，蝶愁来明日黄花”的重阳伤怀，苏轼“古往今来谁不老”的追问，更显通透与豪迈。杯酒下肚，驱散的是对时光流逝的惆怅，留存的是活在当下的从容。那酒，是对生命的敬畏，是对逆境的超越，在宋代的文人风骨中，写下最豁达的一笔。

从汉魏的“菊酒延年”，到唐宋的“诗酒抒怀”，重阳的一杯菊花酒，早已不是简单的饮品，而是浸透了整个秋天的风骨；重阳的句句动人诗篇，也早已不是寻常的文字，而是书法家国情怀的文化基因。千年来，诗酒和鸣，在秋日的旷远中，为中国构筑起一方灵魂栖居地。每逢重阳，当我们举杯远眺，杯中荡漾的，是千年的文脉，是融在血脉里的民族气韵，这，便是重阳诗酒的真正分量——一泓跨越千年的醉人醇香，一处华夏儿女永恒的精神原乡。



重阳米粽



重阳糕



菊花酒

舌尖上的重阳节

□淘月

秋风拂过山峦，为层林点染斑斓的色彩。空气里飘荡着成熟果实的甜香与野菊的清芬，提醒着人们又一个重阳节的来临。这个古老的节日，不仅镌刻在登高望远的步履间，更深深烙印在大江南北的烟火灶台之上。

北方的重阳，总带着几分厚重与暖意。在寻常人家的厨房里，蒸腾的热气裹挟着甜香，那是重阳糕出笼的信号。新磨的糯米粉与粳米粉层层相叠，其间，点缀着殷红的枣脯、金黄的栗子、暗红的山楂糕，俨然一幅承古至今的秋日丰收图景。最惹眼的要数插在糕顶的彩纸小旗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将“糕”与“高”的祈愿送往云天。这甜香不仅弥漫在厨房，更飘进了游子的梦想，也串联起从唐宋市井到今日街巷的集体记忆。

如果说北方的甜香尚在齿间，西北的醇厚已然扑鼻。高原之上，秋收之后的农人们正围坐一起，捧着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荞面熬羊肉。荞麦的质朴香气与羊肉的浓郁醇厚在唇齿间交融，恰如这片黄土地质朴而温暖的性格。当夜幕降临，一壶澄澈的菊花酒被郑重斟满。酒液在碗中荡漾，泛着淡淡的琥珀

光，入口清冽，回味中带着菊的微苦与甘甜，这缕穿越千年的清芬，曾慰藉过陶渊明的东篱，也曾浸润过李清照的黄昏，仿佛将整个秋天的清冷与高远都收纳其中。

南方的重阳，则另有一番精巧与雅致。江南水乡的街头巷尾，各式重阳糕如玉琢粉砌。桂花糖藕糕透着蜜色的光泽，薄荷糕碧绿清凉，豆沙糕绵软细腻。每一口都甜得恰到好处，宛若吴侬软语般温婉。而此时的餐桌上，总少不了—盘膏黄丰腴的大闸蟹。品蟹，是重阳“尝秋”风雅的极致体现，古人于此时节持螯赏菊，便是对风物最好的礼赞。人们慢条斯理地拆解着蟹肉，佐以姜醋，将秋日的鲜美细细品味。

在东南沿海的村落里，家家户户忙着制作九层重阳米糕。雪白的米浆与深色的佐料交替铺陈，在蒸笼里慢慢凝结成层层分明的米糕。这不仅是食物，更承载着对先人的追思。那缭绕的蒸汽，仿佛是与祖先对话的桥梁，在无声中传递着“慎终追远”的古老训诫。而在西南地区，“砰砰”的捶打声此起彼伏。砰，砰，砰，这节奏敲开了重阳的晨雾。刚出炉的糯米在反复捶

打下变得绵软柔韧，揪成小团，滚上黄豆粉与红糖汁。这香甜的糍粑，以其粘连的质感，在地方民俗中向来寓意着亲情的绵密与家庭的团结，在微凉的秋日里化作最踏实的慰藉。

从北到南，重阳的滋味千差万别，却又殊途同归。北方重阳糕的甜厚，是面对严冬前最后的丰盈储备；南方蟹肉的清鲜，是对转瞬即逝的秋光的珍重挽留。西北的羊肉暖身，西南的糍粑暖心；北方的彩旗寄愿，东南的米糕承情。这些看似迥异的味道，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归宿，那便是对生命的礼赞，对亲情的守护，对自然的敬畏。

当暮色四合，四面八方的灯火次第亮起。无论是北方的餐桌还是南方的宴席，都摆满了这个节日独有的滋味。如今，这些古老的滋味在都市的烘焙坊里获得新生，在年轻人的厨房中延续传承。老人们品尝着儿孙奉上的糕点和美酒，皱纹里漾开满足的笑容。那些说不出口的牵挂与祝福，都融在了这一口甜、一盏酒、一箸菜之中。重阳的滋味，就这样在舌尖绽放，在心间流淌，成为中华民族血脉中永不褪色的文化记忆。

补拍一张合影

□黎月香



几乎无法察觉的移动里，半个多世纪的相濡以沫，瞬间填满了那一拳的距离。

“奶奶，您笑一下。”我轻声说。

奶奶的嘴角先是微微牵动，随即，那笑意便从嘴角漾开，漫过她消瘦的脸颊，最终汇聚到她已有些浑浊的眼底，化成一点晶莹的光。几乎同时，一直正襟危坐的爷爷，侧过脸，用他特有的、略带浑浊的嗓音，嘟囔了一句只有奶奶能听见的话。奶奶听后，抬起头，极轻地在他胳膊上拍了拍。也就在那一刻，他们最后的那点僵硬，恍若被这个小小的学生动作彻底打散了，两个人的姿态，自然而然地舒展成相伴一生最熟悉的模样。

就在那一瞬间，我按下了快门。

“咔嚓——”

这声音轻得像一片落叶，却仿佛惊动了六十年的尘埃。循着这声响，这光与影的定格里，不仅有此刻的温情，更有塬上呼啸的风里，那个用半袋粮食换来婚书的年轻新郎；有油灯下，为一家人缝补衣衫直到指尖发麻的年轻新娘；有土窑洞里为孩子的啼哭共同熬过的夜，也有为收成好坏一同发过的愁……他们从未说过一个“爱”字，他们的婚姻，始于生活最本质的底色。可正是这底色之上，生出了比爱情更坚韧的筋骨。这筋骨，原是恩情，是义气，是共同对抗命运风雨的纽带。

重阳节，登高是为了眺望生命的辽阔。而在陇东的这座小院里，当那声轻如落叶的快门声响起，我懂得，那份沉甸甸的敬意，终于落定了。它落进了照片，更落进了这片生养了他们、也见证了这一切的老黄土里。

院子里，那张承载了无数家庭聚餐的旧木桌被挪到了中央，铺上了一块奶奶亲手织的、带着红蓝条纹的老粗布。这便是他们最隆重的背景。没有影楼的聚光灯，只有当院里倾泻下来的、午后三点的秋阳，温柔地为他们镀上一层金沙。

爷爷和奶奶并排坐着，中间隔着恰好好处的一拳距离。镜头前的他们，身体是微微僵直的。一片枣树叶打着旋，恰好落在奶奶霜白的发间，她未曾察觉。爷爷却下意识地抬起头，想要为她拂去，却在手臂伸到一半时惊觉了镜头的存在，又缓缓放下，只化作一个愈发柔和的眼神。

“爷，奶奶，你们靠近一点。”我举着相机，在取景框里望着他们。

爷爷闻言，肩膀极其缓慢地、试探性地向奶奶那边挪动了一寸。奶奶似乎没有动，但她那件靛蓝布衫的肩线，也悄然向中山装靠近了一寸。就在那